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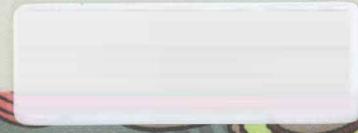


溯源·创作·愉悦·读书

前沿期刊炫献 美文十年经典
中国美文名家名作典藏书系

总主编 袁炳发 主编 一路开花 陈晓辉

我的兴安 我的草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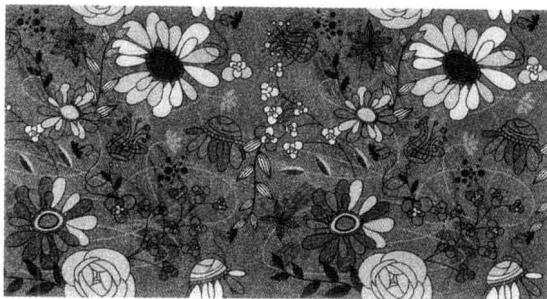


吉林出版集团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溯源·创作·愉悦·读书



前沿期刊炫献 美文十年经典
中国美文名家名作典藏书系
总主编 袁鹰 副主编 郭开化 陈晓经

我的兴安 我的草原

陈晓雷 著

吉林出版集团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我的兴安 我的草原 / 袁炳发主编 ; 陈晓雷著 . — 长春 :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2013.1

(中国美文名家名作典藏书系)

ISBN 978-7-5385-6787-8

I. ①我… II. ①袁… ②陈…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23024号

我的兴安 我的草原

作 者 陈晓雷
出 版 人 刘 刚
策 划 师晓晖
责任编辑 师晓晖 于德北 王 婷
封面设计 李岩冰 董晓丽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字 数 120千字
印 张 7
版 次 2013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行 程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 编 130021
电 话 0431-85640624
网 址 www.bfes.cn
印 刷 长春市利源彩印有限公司

ISBN 978-7-5385-6787-8 定价：14.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431-85644803

目录

第一辑：我的兴安

003	大岭高粱果
007	大岭小站
014	爬犁小记
022	酸母姜
027	山路草青青
032	冰灯记
037	雪落无声
044	明眸
049	电影啊，电影
054	河岸放生
059	心灵暖灯
062	白桦童谣
070	思绪飞翔

077	我的甘河，我的故乡
082	外祖母和高原香酱

第二辑：我的草原

095	嘎洛图草原的父亲
100	缺失苹果的地方
105	温 暖
110	花咸菜
116	灰菜谣
122	珍藏三封信
129	晨露润化的乡愁
132	厚土故乡
136	忧郁草原的老二胡
146	红医班记忆
152	回荡心间的歌
158	初下牧村
164	苞米情深

第三辑：悠远的蒙古高原

173	感受“自然路”
179	蒙古夜宴

182	河畔风情掠影
186	克鲁伦河静静歌
191	乔巴山的迷惘
197	高原行车记
207	乌兰巴托情调
213	荣与痛的轮回
216	诗和舞的代价



溯源 · 创作 · 愉悦 · 读书

第一辑：我的兴安

伴着日升日落的光阴，宁静的日子时有浪花绽放的时刻。大岭人与外部世界沟通的唯一渠道，就是每天从那条铁轨上开来的几趟火车，而最牵动我们心肠的，却是早晚进出山的绿皮票车，这两趟票车每次“咣当咣当”地开出小站，我们成群的男孩子，就站在铁路一侧，目视这绿竹节似的票车慢慢地开出小镇，直到它消逝在青黛色的远山间。

大岭高粱果

一个人的口福，与他出生何地关系极大。

海南的孩子们，把吃香蕉和饮椰子汁，都当作极平常的事，而这对出生在大兴安岭的孩子来说，就是一种渴望、一种想象、一种奢侈至极的口福了。

多少年过去了，回味自己吃过的美食，心里明知许多，但要细品咀嚼，能列为属于自己“口福”的美食，却没有几种。迎着拂面的春风，一种早年在大兴安岭吃过的野果子，一下涌入我的心田。时过三十年，这野果的清甜味儿，仍萦绕在口中。其实，我知道它的学名，叫野草莓。瑞典电影大师英格玛·伯格曼，有部著名的电影就叫《野草莓》，故事回忆童年的诗意，挖掘山野给人生留下不能忘却的纯真善美。故而“野草莓”在影片中成了艺术的象征，给后人以无限瑰丽的遐想。

当年，大兴安岭的人们多不知这种野果的学名，也许这种野果

外形酷似秋天的高粱穗儿，人们就叫它“高粱果”了。

在大兴安岭的崇山峻岭上，大岭的孩子有数不尽的欢乐，有永远品尝不完的山珍野味。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起，我有十三四年间的人生，与大岭相依相融，与大岭相伴相恋。我的童年，是在大兴安岭的摇篮中醒来睡去的。

由于大岭是高寒区，这里不生长水果，也由于大岭的自然封闭，山外的糖果极少进得来。大雪封山后，山路难行，商旅受阻，全年有九个月时间，我们靠山里的自给自足维持生活，所以我对山外进来的一切吃的东西，比玩什么更感兴趣。除去对外面的好奇，对新东西的憧憬，吃是我最强烈的欲望了。每每有绿色“票车”开出小站，其窗口飞出的几片花蝴蝶似的水果糖包装彩纸片，都会引起大男孩儿们的争抢。火车过处，孩子们蜂拥上路基，不管谁抢到手里的糖纸，都要被众多孩子们传递着闻来嗅去，那吸鼻子、瞪眼睛的神气劲儿，比老爸喝了半壶老白干还陶醉。

邻居家小女孩秀荣的爸爸，带她从上海看病回来，她手里拿着的两片口香糖，引来众多孩子的羡慕。山里的孩子给口香糖起个古怪的名字：懈粮。到现在我也不懂“懈粮”的含义，却难忘“懈粮”的强烈诱惑，那是一个时代的记忆。为能从那个八岁小女孩的手里，骗得一块从没吃过的口香糖，我整整为她叠了一夜的纸飞机，当我把十架纸飞机呈送到女孩子面前时，她瞪圆不大的眼睛，几乎惊呆了：“哇——这么多！是送给我的么？”当我从她手里接过一块薄薄的“懈粮”时，我的心差点从嘴里蹦出来！

我所以对早年孩子的“口福”啰唆这么多，只是为了强调吃的艰难，这好像比生命还重要。那时，过年能吃上饺子，一年能吃上一

次糖块，就是极高的奢望了。大岭上长不出苹果、桃子，也长不出香蕉、椰子，没有水果吃，我们嘴里没有“嚼裹儿”，就找到了许多可以和水果类比的野果：山杏，酸得让人流口水；都柿，甜得像葡萄；稠李子，涩得让人拉不动舌头。而最受孩子喜欢的，就是我现在描写的高粱果。

高粱果形似圆叶草，身高极少过掌，茎分紫色和浅黄色两种，像娇嫩女孩手上清晰的血管儿，叶子像拇指肚儿，椭圆叶的外围，长有锯齿形的尖儿。它的果实大小如食指肚儿，上红下白，表面有整齐排列的“麻子”，不像自然长出来的，却像调皮的外婆拿粗针尖儿，故意扎插出来似的，果实的色泽如表面涂了红白双色蜡，对比鲜明，晶莹剔透，有种诱人欲咬的磁力。

高粱果一般长在向阳的缓坡上，这里树少林稀，地表也没有过高过多的蒿草，那些伴生的马舌草、蓝鸭草、野百合等，迎着山风，高举着花朵炫耀自己，却没注意低矮高粱果的悄然变化，更没想到它那瘦弱的肢体，能结出硕大的果实。当风刮过山地，各类草叶被吹得纷纷倾斜时，便可看见半红半白的高粱果，正迎着高山的太阳，摇头探脑地望着山野，似在自语：我是孩子的口福啊！

记得第一次吃高粱果，也是从小姑娘秀荣的赐予中知道的。

那天，当头上扎着两只红蝴蝶花绫子的秀荣，神情异常自得地坐在自家门前的木头垛上，她手里握着一小捆高粱果，枝绿果红，晶莹剔透，夺目诱人。她每摘一颗果实放入口中时，我忍不住眼馋地看着她手中那捆草果。小姑娘眼光闪闪，问道：“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因有了上次“解粮”和纸飞机交往，她对我比对别的男孩子好，常远远地看着我笑。我说：“不就是结果子的草嘛！”这女

孩笑了：“你真笨，这是高粱果，你吃过吗？”我说：“羊才吃草呢！”女孩露出白牙：“你真傻啊！”她摘了一粒高粱果，送进我的嘴里……天呐！我的嘴里似乎注满了蜜，山野独有的清香，从我的鼻孔里涌出来，几乎把我迷醉了，我的嘴里，好像一下长出无数的舌头和牙齿，像草地上饥饿的牛羊，低头狂卷乱掠。我贪婪的目光，一定吓着女孩了，她忙把手中的那束高粱果，藏到背后，眨巴着眼睛道：“是爸爸从山上采来的，想要吗？可不能白吃，拿什么和我换啊！”

我绞尽脑汁，动起了心思。

又是整夜未眠，我为秀荣糊制了一架红色的八卦风筝。第二天，交换了她手里的那束叶子发蔫的高粱果。果实仍鲜亮、诱人。

我看着花衣花裤的秀荣，脸蛋红红的，扯着长线“八卦”，笑容绽放，满山坡奔跑的傻样子、疯样子，心里极为自得、高兴，却没舍得摘下手中那束草茎中的一粒高粱果放进嘴里……

大岭小站

三十年前，我刚好十一岁，父亲领着我们平静地走出大兴安岭小镇甘河，我清楚记得小火车站白石站牌上两个黑色的字：甘河。

当时，我对自己的出生地，对这生活了十多年的地方，没什么特殊感觉。以童年之心态，只是觉得要离开生活多年的地方异常兴奋，因为孩子的喜新厌旧情绪是最超常的，不管我们要去的下个地方是否好，生活是否习惯，孩子心中只要有了新鲜的感觉，他过去所经历的一切就都被取代了，只要跟在父母身边，哪里都是家，哪里都是有趣的地方。

当呜呜鸣笛的蒸汽火车，要载着我们离开小站时，我唯一留恋的是站台上几个对我招手的男孩子，那一刻，我的眼睛确实湿润了，而心中却没有过多的别愁，反倒有一丝不易被察觉的自得，我坐上长长的绿色票车出山，小伙伴们一定眼馋得不行，感觉就像冬天大岭上的孩子们，多想咬一口新鲜苹果啊！那是20世纪60年代，山中

孩子们的一种超越时空的奢望。

回望我走下大兴安岭后的三十余载，先是从岭中走到岭东，眼前已不是清悠的甘河，而是幽深的绰尔河、欢腾的雅鲁河。这样过了三四年，父亲又把我们带到了大兴安岭西部的鄂温克草原，当他和同伴们把那里空旷的草地变成沸腾的新型煤炭基地之后，他的厚肩膀一抖，又把我们全家带到了东北大平原的腹地——现代化大都市长春。从此，我们离蒙古高原远了，离大兴安岭远了，离我的森林、我的草地、我的河流，离我的精神故乡，越来越远了……

我在忙碌的人生路上，拼命应对着生活赋予我的种种打磨，我在喘息都不易的现代生活节奏中，似乎忘记了自己的存在。“做好自己，干好工作”的简单理念，像一架无形的助跑器，推拥着我无休止地向前奔跑着，奔跑着，我被劳顿搞得几近麻木，我被世俗纷杂逼得时时焦心，我被虚幻的上进心折磨得疲惫不堪，犹如未老先衰的马儿，只有被驱使着前行的意识，而无思考自己行程和矫正自己行为的闲暇，我为庸俗的生活缠绕着，浑浑噩噩……一个秋日的深夜，我忽然被自己的梦境惊醒：一个十岁的男孩子，冷静地立于白色的石碑下，那站牌上的两个字即：甘河。

——梦境的画面清晰，如电影的大特写。那个眼睛亮亮的男孩子，以一种超乎寻常的奇特感觉，端详着那条亮闪闪伸向远方的铁轨、铁路两侧的小镇、雨淋板棚顶的房子，灰色板皮隔围的菜园子里，长势葱茏的土豆秧子正开着白紫色的花儿，松板障子排列形成的小巷子内外，弥漫着松树油子的味道，甚至连空气里都满蓄着古朴而神奇的意韵。面对这真实、亲切的世界，只有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才体会得到，其灵气早已注入曾经是孩子的我的血液和肉体。不陌生的

土地，总愿为真诚热爱她的游子们张扬个性，并将他们拥入怀中。

自从梦中出现的小站重归我的精神世界，它即刻成了绝无言弃的永恒。而这时的我，不再是昔日的男孩，好奇、质朴、天真的童年已悄然离去了三十余载。我精神中常涌现的那个提示我、呼唤我、引诱我的小站，其实就是故乡向我抛来的诱饵。人到中年，也许就到了该回首思量，该回味故乡记忆的时节，也许这就是思悟人生的开始，也许那些简单的岁月中埋藏着纯正人生的哲理，也许那些无邪的日子中深藏着生活的大美……我这样想着，也着实地动作起来，追寻起来。就在2006年7月的一个早晨，我携妻领女，一行三人，在宁静得没有了一切的那个早晨，我们驻足在依然色泽未变的小火车站的站牌下……让我意外，上大学的女儿，对亮闪闪的小站铁轨情有独钟，她展着双臂行走在铁轨上，像一只初飞的燕子，她的神情绝不是当年的我，她探视小站的目光，似乎在告诉我，我的那个时代已久远，就像眼前的小站，曾是我生命中的一个符号，一首乐曲开头的一个音符。我视之珍贵的童年，对在大城市长大的她而言，就是一段遥远的童话，一个来自父亲口中的传说，一个寂寞得让大城市孩子不忍心倾听的故事。这是我和女儿间的差异，两代人的沟通是要有一个过程的。

我不强求后辈人理解其父辈的人生苦乐，生活总是有相似的重合，苦乐也常有惊人的相似。其实，记忆和思悟，即是正视人生，更是对人生的深层感悟，其受益者非实践即得益于人生，这难道不是一个良好的馈赠吗？这样说来，保留父辈人生得失的记忆就显得弥足珍贵了。

父亲初来甘河时，刚好十六岁，开山筑路，从小站附近开进深

山的“小森铁”，就是他测量，并带领同伴们建设的，大兴安岭的木材源源不断地被运出山后，又由甘河站的大铁路载着运到全国各地。二十岁那年，父亲在小站上喜滋滋地接回从辽西老家娶来的新娘，那时，留着两条又黑又粗的大辫子的母亲漂亮、苗条，着实镇住了前来接亲的人们。一年后，我的外祖母也踮着小脚儿，从停在小站的票车上走下来，她是来照看我这个刚刚降生的外孙的，从她拥我入怀的那一瞬，我即开始感受了人间之最爱，这是我生来的福分。

从记事起，这个小站就在我的眼前晃来晃去，铁道一侧的信号牌一低头，不多久，就有呜呜鸣笛、冒着长串白烟的火车长龙开出小站，时有绿色竹节似的票车弯弯曲曲地开来，车厢上的窗子闪着灵光，太阳一照，都像引诱人的小炉堂，我们总感到那窗子里面一定很热，一定很好玩！窗子里的人们，一定穿得很好，吃得很好，尤其他们拥有票车上吃也吃不完的饼干，这是最让我们神往而羡慕的美事儿。有时，票车的窗子里飘出几片彩色的、花蝴蝶一样的包糖纸片，不待它们飘飘落地，孩子们就蜂拥着冲上路基，争抢着把糖纸片抓在手中，抢得糖纸的孩子，脸上开花一般，没得到的孩子，眼露羡慕之情，不断地向手中握着彩糖纸片的孩子靠近，想把残留在纸上的水果糖的味儿嗅一嗅，想把纸上画着的苹果、香蕉、桔子的图案看个够，似乎这样就能解除想吃水果糖的馋劲儿了。

我经不住绿色票车的诱惑，和几个大胆的男孩子跑到火车站，想试着坐坐绿票车。我们想好了，上了车就不下来，坐到下站吉文（甘河站东前一小站）下车，再步行四五个小时返回家，当然是沿着两条长长的铁轨走回来。当我们计划好一切，却发现所有上票车的乘客，手里都持着一张火车票，到检票口还要让叔叔剪上一剪子，才能

上车，他们各个神情十分自得！眼看着车就要开了，我们急得手心直冒汗。这时，我身边的双劲大喊：有办法了，跟我走！我们跟着他，跑到火车站外的铁路旁。这时票车已经开动起来，随着火车头的“吭哧吭哧”的声音，车速快起来，我们看清此时的票车门都已经关上了。这时，双劲不顾一切，一把抓住车厢连结处车门一侧的拉手，双腿离了地，很快他就把脚搭在车梯上。我也学着他的样子，不顾危险，一把抓住拉手，双腿旋即离开地面。火车在加速，我们的身体在飞行，我们兴奋得忘记了这是在冒险，心中狂喜不已，心率加快数倍，嘴里忍不住喊出：我坐票车喽，我坐票车喽！我眼前的草地在跑，小花在跑，小河在跑，树林在跑，甚至连飞着的小鸟都被我们追过去了，刚才的小站被我们甩得远远的了！

我们虽然不能体验坐进票车车厢的神气劲儿，却能感受到票车加速的快感。看着向后飞跑的大地、跃动的山峦，我们几个吃了豹子胆的男孩子，仍然处在高度狂喜中，丝毫没意识到危险正在向自己逼近。当最后一个抓车的小柱大喊：我害怕，车太快了！小柱比我俩小一岁，才八岁，当然胆子要小。我拿不准主意，就看着前一节车门上的双劲，他看着我喊：看我的，到咱家门前时，咱就跳，脚落地后要跟着车往前跑……我的眼睛，已经看不清草地上的不同的花草，马舌菜、蓝鸭草、酸母姜、苣荬菜、野灰菜等混在一起，眼前是绿茫茫的一团一片，它们正跑着追着票车的尾巴呢！我眼前从没出现过这样的情景，地上的一切都疯了般地狂奔着！我先是吃惊，后是害怕，我不敢看车下的草地，闭上了眼睛。这时，听双劲喊：看我的，要到我们的站啦，准备跳车！我只觉得眼前一个黄东西一闪，双劲便猴子般快地跳下车。我也学着他的样子，一跃而下，票车的惯性劲儿太强，把